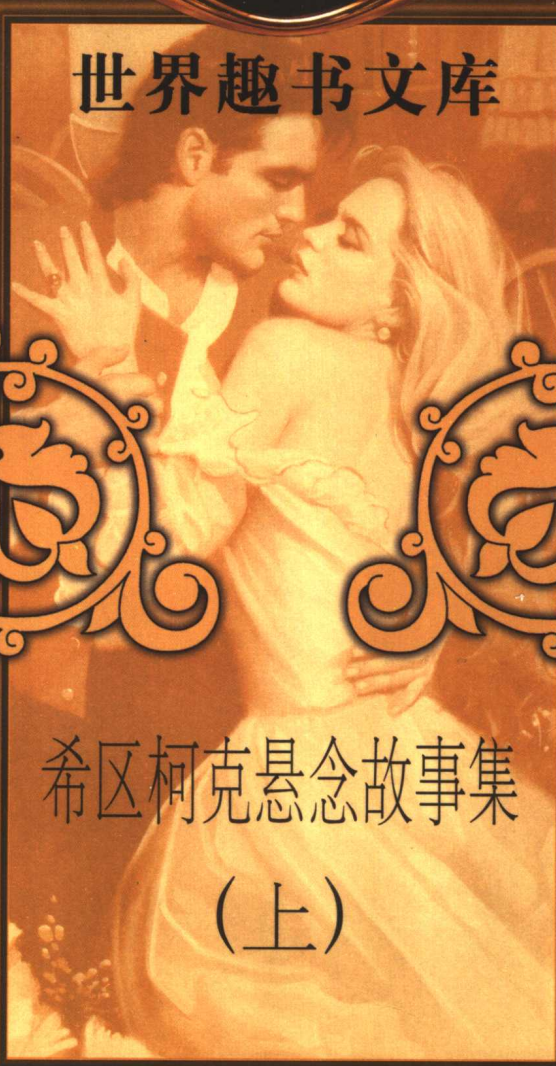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上)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上)

王 强 编
张 章 译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下)

王 强 编
张 章 译



空包弹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那天下午，吉恩走近演员俱乐部的酒吧时，没有多少会员在里面。他的进入，吸引了少许观众，尽管观众不多，但他的进入还是颇为戏剧化。他跨进房间，走到吧台，目不斜视，谁也不看，只向艾迪要了杯酒。不过还在下双陆木棋的人停战了大约半分钟，在演员俱乐部里，下双陆木棋很少有停歇的，哪怕短短的一会儿。在打台球的一个人抬头看了看他，再低头击球的时候，没有击到该击的球，他的对手也是由于那一分神，也没有打到，很奇怪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开口诅咒，这种事简直前所未有。

艾迪给吉恩倒酒，酒吧里又恢复正常。

我无法说别人对他有什么想法，可我个人很欣赏他的做法，要做好那件事，所需要的勇气，谁都无法了解，除了吉恩和我之外——假如我能说的话。

我放下正在阅读的报纸，走到吧台，折起报纸，似乎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刊载的就是每个人都熟知的事：前一天晚上，一位有名的女人被吉恩杀了，或者说，涉及一位名女人之死。

她的名字叫贝蒂，是百老汇流行戏制作人的妻子，吉恩在“NexttoGood”这部戏里担任男主角，当贝尔先生选择他担任这部戏的主角时，他是个年轻英俊、耀眼夺目的演员，换句话说，就是正处于事业的高潮。有人说，吉恩之所以能得到那个角色，是因为贝夫人喜欢他。这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吉恩是那角色的理想人选，因为碰巧，那出戏是我编的。我也知道他有家有室，也知道他在未成名时，在四处寻找工作和剧院的那些年月里，身边总有一位可爱的女伴，目前他有两个孩子，家在城郊。我也知道，过去的六个月里，吉恩和贝太太常常一起出没于公共场所。以上是我所了解的一切，因为城里的

每位专栏作家，对这些内容都报导过两次。

我走到吉恩独自站立的吧台，当酒保艾迪抬头看时，我指指吉恩的酒杯，说：“来杯同样的。”

艾迪看了我一眼，“双料威士忌？”他知道我平时是喝淡酒的。”

吉恩连瞧都没瞧我一下。

“来一杯双料威士忌，你这爱尔兰傻瓜，少罗嗦！”

艾迪咧嘴笑。他常常和会员们开玩笑，要是我们偶尔不和他开玩笑的话，那他就太寂寞了。

总之，昨天吉恩和贝蒂在“漫厅餐厅”里喝过酒，还在聊天时，贝尔走进来。贝蒂有年轻时是个很美丽的女人，现在四十八岁，仍然迷人，风姿不减。

今天的报纸对昨天发生的事作了很详尽的报道，因为餐厅里全是百老汇的人，他们都认识他们三个人，警方要找目击证人也很容易。

贝尔向吉恩和贝蒂坐的桌子走过来时，他们正在喝咖啡。贝尔伏低身子，低低地对太太说了些什么，别桌的人听不见。然后吉恩站起来以同样的低低的声音说了些什么，然后，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扔到桌子上，吉恩说了些什么，贝尔回答，样子显然极其愤怒，然后，他就向吉恩冲了过去。这时，吉恩就把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

以后发生的事情，像事情开始突然发生一样令人好奇。贝尔扔在桌子上的那张纸，似乎是他太太写的一张便条。条上写着：今天最后一幕戏后，立刻到“漫厅”来，快来，蒂蒂。

同这纸条一起的，还有一封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写的“贝尔亲启”。

吉恩在结束演出之后，匆匆谢过两次幕，连忙回到化妆室，用毛巾擦掉脸部的化妆。然后连戏服都来不及换，穿着格子粗呢外套和法兰绒长裤，就赶到拐角的餐厅——他们平常见面的地方。

因为这样，他外套口袋里才有装着空包弹的手枪，那是“Nextto-Good”最后一幕戏用的，向一个敞开的窗户开一枪，吓走一位潜伏的小偷，这个情节，谁都能记得。

“当贝尔走到桌旁，开始诅咒我的时候，”事后《每日新闻》引用

吉恩的话，“我唯一的想法是要他闭上嘴，她太太和我只是好朋友，但是有人寄了一封下流中伤人的信给他，指责我和贝蒂有苟且之事，而且附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明我们今天要在何时何地见面。他歇斯底里——简直疯狂了。”

不管怎样，他们之间有了激烈的、不可原谅的话说出来。贝尔显然气疯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吉恩冲过去，后者想到口袋中的手枪。当然，它实际上是没有杀伤力的，因为装的是空包弹。他掏了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目击者异口同声说，有一会儿，贝尔被吉恩用手枪控制住了，使他处于进退两难之中，这时，餐厅的服务生开始向他们走去，企图劝开他们，接着，两个男人各说了些什么，于是，贝尔跳过去夺枪。他们俩挣扎厮打，两个人都抓着枪。咖啡溅到贝太太身上，她开始叫并且跳起来，疯狂地去抓两个男人，这时枪走了火——开了两枪，服务生围拢过去。

贝太太向前倒在桌子上，然后滑到地板上，有一会儿，餐厅里令人难以置信地安静，谁也不肯接受刚刚见到的事。

贝太太奄奄一息。

因为手枪装的不是空包弹，而是实弹，一颗打入她的嘴角，进入脑部，另一颗打到左乳房，离心脏不远。她在附近的医护人员匆忙赶到之前，早已气绝身亡。

吉恩喝下酒，对酒保说：“再来一杯。”酒保急忙为他斟酒。这时，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我说：“嗨！”

他只举酒杯，做一个友善的手势，算是回答我。他的眼睛黑黑的、充满疲倦。

我一口喝光，喝完杯中的酒，然后将酒杯推向艾迪，示意他再来一杯。我告诉吉恩：

“没有人责怪你，你的感受每个人都会了解，发生这种意外，不能怪任何人。”

没有人责怪他，那是事实。警方把他和贝尔带到警局，审讯了整



个晚上，但是早报报道说，经过验尸、十六分局和凶杀组的侦查，都认为不是故意杀人，是“意外死亡”，是一次荒谬的巧合。因此，两人都被释放。

实际上，侦查结果暴露出一种令人吃惊的讽刺。吉恩用来表演的那把枪，总是由管道具的人来装弹的。管道具的人最近进了一批新的空包弹，五十颗装，六大包，里面被暗暗换了一盒真子弹，警方在道具室里找到了那些真子弹。因此，那天下午，当吉恩在最后一幕射出一发子弹时，他射的是一颗真子弹。这点经过检查剧院的后砖墙能够证明。

没有人注意到背景幕上的小洞，管道具的人事后也说，他在装空包弹时，也没有注意到那是真子弹。因此，贝太太实在死得冤枉，她的死纯属意外。

艾迪走开，我靠近吉恩身边，静静地说：

“吉恩，什么事使你认为非杀她不可？”

他没有说话，只是皱了皱完美的鼻子，这点就告诉我，我的说法正确。那并不稀奇，我正推论出事实真相，我想你也能推论出。

吉恩说：“你喝多了，或者说你是个傻瓜。”

“两者都不是，你会平安无事的。要不要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会平安无事。”

他两眼直呆呆地盯着吧台后面。

“你的说词有一个弱点，可是警方一直没有察觉，因为他们不像你那样了解贝蒂，问题出在她写的条子上，贝尔是昨天从邮差手中接到那封信的，那天正是命案发生的同一天，所以很显然，信是前一天寄的。然而信是约你‘今天’见面，那正是贝尔接到信的那一天，我打赌，随条子寄的那封讨厌的信里，强调你们是在那个时候在餐厅见面。”

“那些表示，贝蒂亲笔写的那张条子必定是好些时候以前写的，而且是被留下来的，准备在适当时候派上用场。谁把它留下来呢？那只能是她倾心而有兴趣的人，而且是最近有来往的，那么这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你疯了!”

“不，只是谨慎的推理，从这件事的外表看，我的看法完全不合情理，为什么人们要给她丈夫寄那样的条子，外加一封只会引起公然冲突的下流信?”

“为什么你是可能做那件事的人?甚至单是想像，那也是荒唐的，可是看看结果，什么是结果，贝蒂被杀了。”

“你不可能被怀疑?当然不可能。她那么吸引你，经常有人看见你和她在一起，那是你真正的掩饰。那就是为什么，你胆敢在餐厅、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事，你谋杀了她。”

他不再抗议，只是低头聆听。

“作那种假定，似乎疯狂，”我说，“但是一切都符合事实。谁有机会到后台道具室调换一包真子弹，以便事后被发现?你有。谁有机会卸下空包弹、换上真子弹?管道具的没有错，是装了空包弹，尽管每个人都认为是他装的真子弹，可只有你有卸下空包弹、换上真子弹的机会。谁能肯定在舞台上开枪射击时，不会伤到任何人，只有开枪的人。”

“你怎么——为什么你觉得你知道这么多，这么清楚?”

“因为我知道谁有杀她的动机。我知道，你也知道，可警方永远不会知道。她是一个极其贪婪的女人，她利用男人就像吸纸烟一样，她的需求是惊人的。这使我想到原先的问题，她需要你什么而你不愿意?婚姻?”

他微微不被人觉察地点点头。

“我也这么推想，你爱事业，为了达到目的你顺着老板太太的意思，可是你也爱自己的太太和家庭，你不愿让她把你生命中最具意义的一切拿去。于是，你想出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法来杀她。将一个公共场所当舞台，诱使她丈夫吵架——先是用信，再当面侮辱，再掏出你假装不知道是真子弹的枪，让他先动手过来抢，因为你比较年轻力壮，等枪对准适当的方向时，你就扣两次。除了认为是意外事件，谁还能认为怎样?”

“是什么给你的暗示?”



“我已经告诉你，我以前曾认识她。二十年前，那时我年轻，写剧本相当有前途，当时长相也属英俊，并且有个相当幸福的家庭，情况和你现在差不多，因此，我知道她可能想什么。你知道，我的婚姻最后破裂了。她能活到现在，算是她的运气，她是玩弄男人的好手。吉恩，没有人告发你，放心好了。再来一杯怎样？”



枪击事件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双石事件，报纸上好像没有刊登。我想它不像电影明星挨枪击那样，是轰动新闻，可是它是一桩巧妙的枪击，巧妙得连警方也不知道它其实是谋杀案。

我知道，因为我是沙利的情人。当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在计划什么。他一直对我说：“黛黛，要是能干掉老雷蒙那该多好，呃？那样，店铺就是我的，不用分账了。”

沙利总是称他“老雷蒙”。雷蒙是“双石”店的股东，我有个印象，以为他是个年纪很大的人，但当我第一次遇见雷蒙的时候，我十分震惊，因为雷蒙年纪与沙利相仿，他有一双黑亮的眼睛，乌溜溜的如同两汪秋水。他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我的发色——金色并称赞了它。

沙利却从来不在意，我剪掉头发他也不在意。沙利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瘦削，还有点神经质。他喜欢赌马，常常是输的。可是和他上夜总会、豪华餐厅和马场院是很好玩的。

我和沙利聚在一起，他给我买衣物和一些珠宝。认识他的时候，我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一个女孩子总得有一些衣服和首饰。然后，他为我弄一幢好公寓，而他呢，几乎每晚都在那里。

有时候他心情也很不好，他会告诉我他心中的苦恼，多半是因为雷蒙。雷蒙约束住他，沙利想要扩展业务，但雷蒙特别保守，他总是坚持有多少资本，就做多少。

他们的店开得很成功，有两位店员和一大堆存货，店后面是一储藏室和两间办公室，有一道后门，他们从没有锁过。它是铁门，从里面用门闩关住。沙利向我解释过，没人能从小巷里进去，他们只利用后门卸货。



有几次我到店里去，看见沙利和雷蒙正在对吼，沙利说雷蒙钱拧得好紧，雷蒙说有人那样是好事。

雷蒙总会注意到我的衣服，说衣服美丽，我也看见他在看我的双腿，那是在欣赏。我真不明白沙利为什么称他老雷蒙。

我常常问沙利，为什么不和雷蒙分手。他说，要是那样的话，要损失大笔税金什么的。但是他们两人不和，每当沙利几杯酒下肚，嘴里立刻滔滔不绝地讲，如果能踢开老雷蒙的话，该有多好。我真是听厌了，有一次我说：

“喔，我看雷蒙不坏……”

沙利一听便跳起来，怒吼说，雷蒙如何每天早上总是同一时间到店里，又如何以同样表情拆信件，一旦有人离开一会，或是把他的铅笔放错了地方，他都会注意到。

他时常大声说些雷蒙的过错，因此，有一天晚上他在一张纸上做记号，而不是大吼大叫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个例外。他不告诉我为什么，只是说：

“老雷蒙星期五晚上总是在办公室里做到很晚的，他整理账簿。”

这点我早已知道。他一件事总要告诉我一千次以上，雷蒙怎样老是在清点店里的每样货品。

沙利抱怨雷蒙吝啬，但是他自己也不见得大方。我从没法私下存一块钱，住公寓和穿衣服均无问题，但我从没有钱预支，他只给我钱支付租金，给我饭吃，酒喝，仅此而已。他又对当前的物价了如指掌，总是把钱放在一只中国花瓶里，说：

“房租在这里。”

像游戏一样，每当他一走，我就把花瓶抓过来，看他能给我多少。从来没有多过。

总之，有好几个月，我听沙利不停地说：“我真希望干掉老雷蒙！”

然后，有一天，我觉得他有一星期没有说这句话了。那真不平常，因此我瞧瞧他，他好像十分漫不经心，不错，他有心事。

几天以后，我碰巧发现他大衣口袋里有支枪，那是一把枪柄嵌珍

珠，枪身镀镍的小手枪。我没有碰它，也没有向沙利说我曾看见过它。

因此，当沙利要我在星期五晚上举行舞会宴客时，我并不认为意外，我问他雷蒙来不来的时候，他只是大声地笑。

“雷蒙只喜欢他自己的宴会。”他这样告诉我。

他自己也列入客人名单，我认为他把城中的每一位酒徒都请到了。因为他在那只中国花瓶里多放了些额外的钱。我不难猜到，他的宴会是个掩饰，一个他不在枪击现场的证明。乘车到店里，只需十分钟。

之后，我发现其他细节，你知道他会怎样筹划它。沙利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他作出了一个很精细的计划，以便于警方认为是歹徒从后门进入。门是上闩的，有一个楔子，楔住横闩。星期五晚上下班前，他取下楔子。我看见沙利的汽车在小巷里停着，引擎发动着。这些，我是在警方拍摄的照片中看到的。

总之，他用刀尖穿过门缝，挑起门闩，打开店铺后门。

就在那个时候，雷蒙开枪，正打穿沙利的心脏。

两天后，就在警方来告诉我，沙利企图把他的股东杀害，反而被杀后，雷蒙来到我的公寓，我们喝着沙利遗留下来的酒，他用乌溜溜的黑眼睛，越过玻璃杯看我。

“我告诉警方，我似乎听到后门有贼，我怎么能知道那是沙利？那里黑如地狱。”

我说：“对呀，真糟糕。”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们看到沙利在门口那儿手中拿着一把枪，有一打以上的人告诉警方，沙利到处说他想杀了我。”雷蒙说着，耸耸肩。

“是啊，我想是这样。”我同意他的说法。

“如果不是你事先告诉我，说不定我这会儿在地狱里呢。”雷蒙说。

“没什么，现在公司是我们俩的了。”我微笑。“希望你能对我好一些，别像沙利。”



疯狂舞伴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这个故事发生在布莱克·弗瑞斯特的一个小镇上。在那个叫作佛特瓦哥的小镇里住着一个十分神奇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尼克拉斯·吉贝。他的生计是靠做些各种各样的机械小玩具来维持。提起老吉贝的这项手艺，可谓在欧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做过的有从包心菜的菜心里突然蹦出来的小兔子，摇摇耳朵，理理胡须，倏地一下又消失在包心菜里；还有能自己洗脸的小猫，“喵喵”地叫着做着各种姿态，以至于连狗都信以为真，迫不及待地扑将过去；他还做过木偶，在木偶的肚子里藏上留声机，于是这木偶就可以一边向你脱帽致意，一边向你问候“早晨好”、“你好”之类的话，甚至有一些还能为你唱歌呢。

但是老吉贝可并不只是个手工匠人，他简直就是个艺术家，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业余爱好，那可不是一般的闲情雅致，而是寄托了老吉贝全部的感情投入。在他的店铺里总是堆积着样式各异的稀奇古怪精妙绝伦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就像古董一样陈列在那里很少有人问津，但他制作这些东西也似乎并非是为卖掉它们，而只是出于一种对手工制作的痴迷和热爱。他曾经做了一只机械的小木猴，那小猴能够凭借藏在体内的充电装置小跑两个多小时，假如要是有必要的话，换上一个功率稍大的充电器，甚至可以比真猴都跑得快。他还曾做过一种飞鸟，那只鸟可以振翅飞入半空，然后在半空中盘旋几周后又落回到它起飞的地方。他还曾以铁棒为支柱做成一副骨架，竟然还能跳狐步舞。他还曾做过一个肚子里藏着管子的绅士，能够抽烟，还能够喝酒，喝得比三个学生都多。他还曾做过一个真人大小的木偶小姐，居然还会拉小提琴。他还曾做过……他做过的是如此之多，真是数不过来。

实际上，镇上的人都相信要是你愿意的话，老吉贝能做出一个可

以做任何事情的木人。可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木人，因为这个木人会做的事太多了以至于……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镇子上有个青年医生叫做佛仑，他有个小婴儿，当婴儿过一岁生日的时候，佛仑只是邀请了家里的亲戚小聚了一次。于是在他的小宝贝儿过两岁生日的时候，佛仑夫人便坚持要举行一次舞会以示纪念，于是佛仑便邀请了镇上的很多人来参加舞会，当然老吉贝和他的女儿奥尔格也在邀请之列。

在舞会的第二天下午，奥尔格的三四个女友聚在一起聊天，因此便很自然地谈论起昨天舞会上的男士来，她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那些男士的舞技。老吉贝也恰好在屋里，但他似乎在专注地看报纸，因此这群女孩也就没有十分留意他。

“在你去的每次舞会上，都似乎很少有男士会跳舞。”其中一个女孩说。

“是的，他们好像都在扭捏作态，”另一个说，“他们倒是很喜欢和你搭话。”

“他们的谈话真是愚蠢至极，”第三位补充说，“他们经常所说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今晚你看起来很迷人。’‘你经常去维也纳吗？’‘哦，你一定心情很好！’‘你今晚穿的衣服太美了！’‘今天天气多热啊！’‘你喜欢瓦格纳吗？’我倒是希望他们能问出点新花样来。”

“哦，我可从不介意他们说什么，”第四个说，“只要他舞跳得出色，即使是个白痴我也不会介意的。”

“他们通常——”一个清瘦的女孩愤怒地说。

“我去舞会跳舞，”先前的女子说，没注意到打断了别人，“我所要求舞伴的只是他能将我抱得紧点儿，而且能不知疲惫地带我一直跳下去，直到我累了再停止。”

“你所要求的是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被打断的女孩说。

“太好了！”其中一个惊叫着，鼓起掌来又说，“那是个多么美妙的主意啊！”

“什么美妙的主意？”他们问。

“当然是上了发条的舞伴了！我看最好是电动的，这样他就肯定



不会感到劳累了。”

女孩们开始以极富想像的热情来描绘她们的构想。

“哦，那将是个多么可爱的舞伴啊！”一个说：“他绝不会踢你的腿，也不会把你的脚踩伤。”

“他不会撕破你的衣服！”另一个又说。

“他不会跳错舞步！”

“他也不会转晕了头，在你身上乱撞！”

“并且他也不会用手帕擦他的脸，每次舞会我都最讨厌男人做那样的动作。”

“那就不会在舞会时把整个晚上都耗费在餐厅里。”

“哦，放一个留声机在他体内，然后播放出录制下的话语，你将很难辨认他究竟是真是假。”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女孩又说。

“是的，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个清瘦的女孩又说，“而且可以做得更完美。”

老吉贝把他的报纸放下，竖起两只耳朵仔细听着女孩们的谈话，正好一个女孩的目光朝这边望过来，老吉贝赶忙又举起报纸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听到。

当女孩们散了离去以后，他便走进他的工作间忙乎起来。奥尔格只是在门外听见老吉贝来回踱步的声响，偶尔夹带着几声轻微的窃笑声。那天晚上，他和他的女儿聊了很多关于跳舞和她们舞伴的事，比如她们经常交谈什么，什么舞蹈最流行，其间会穿插什么步伐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而后的几个星期老吉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工作间里呆着，如有所思般忙来忙去，尽管偶尔也出人意料地轻笑两声，但好像只是想起了一个别人无从得知的笑话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个月以后，在佛特瓦哥又举行了一次舞会，这次舞会是由富有的木材商老温塞为庆祝他侄女的订婚仪式而举办的，老吉贝和他的女儿又被邀请参加。

等到了出发的时候，奥尔格去找他的父亲，却没有在屋里找到他。她到她父亲的工作间敲了敲门，看到他正挽着袖子，满头大汗地



忙乎着什么。

“别等我了，”他说，“你先去，我会马上就跟去的，我还有点东西要完成。”

当奥尔格转身要走的时候，“告诉他们我要带一个年轻人同去，他可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舞跳得好极了，所有的女孩儿都会喜欢他的。”老吉贝哈哈一笑随手关上了门。

老吉贝对于他手中的活计始终保守着秘密，包括他的女儿都没有告诉。但是，奥尔格好像猜测到了她父亲正计划的事项，也许他在为客人准备一件礼物。奥尔格把她的猜测告诉了舞会上的人，于是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有名的老工匠的到来。

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车轮的吱吱声，接着便是走廊里一阵喧嚣。随后不久，老温塞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地冲进舞厅，大声宣布：

“欢迎吉贝，和他的朋友！”

话音中吉贝和他的朋友进来走到屋子的中央，人群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示敬意。

“先生们，女士们，请允许我，”吉贝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弗瑞兹中尉。弗瑞兹，我可爱的家伙，请向先生们女士们致意！”

吉贝把手轻轻放在弗瑞兹的肩膀上，中尉深深地鞠了一躬，同时在他的腰间似乎发出几声轻微的咔嚓声——但好像并没有人注意到这微乎其微的声响。

中尉走起路来还显得有点僵硬，老吉贝拉着他的手臂一同向前走了几步。——他当然走得很僵硬，但是，要知道走路并不是他的特长。

“他是个舞蹈家，我只教过他华尔兹，可他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哪位女士愿意做他的舞伴？他跳舞可以一刻不停，他可以把您抱紧，正如您所要求的那样，您可以选择他的快慢节奏，他绝不会跳昏了头，他言辞非常礼貌。哦，来，我的宝贝儿，你自己说说看。”

老工匠按了一下他上衣后背的一个按钮，弗瑞兹马上张开了嘴巴，微微听见几丝机械的磨擦声，接着一句极其温文尔雅的话语“我



有此荣幸吗？”脱口而出，随后它嘴巴又叭地闭上了。

毫无疑问，弗瑞兹中尉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但似乎仍没有一个女孩愿意和他跳舞，她们只是半信半疑地看着他，挺阔的脸庞，闪亮的眼睛，优雅的微笑。终于，老吉贝来到那个想出这主意的女孩子面前。

“这可是你的主意，现在终于实现了，”吉贝说，“他是个电动的舞伴，你给大家展示一下，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吗？”

“你可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女孩，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这个新玩艺儿呢？”热情的温塞也上前帮腔，于是女孩同意了。

吉贝把木人调整了一下，让它的胳膊正好挽住她的腰，把她抱紧，它的细腻光滑的左手把她的右手握紧了，接着老工匠又告诉女孩如何调节它的速度，如何让它停下来以便休息等等。

“它将带你转一整圈，”吉贝解释说：“放心吧，没人会碰着你的，除非你改变它的旋钮。”

优美的音乐响了起来，老吉贝把电机的旋钮拧开了，于是安妮和这个陌生的舞伴开始在舞池里旋转起来。

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望着这幸福的一对，那木人尽情舒展着优美的舞姿，踩点准确，步法娴熟，一圈又一圈地来回旋转着，不时地还以那异常柔和的语调和它的舞伴亲切交谈着。

“你今晚看起来真迷人！……今天天气真不错，你喜欢跳舞吗？咱们的步法配合得很好，能和你再跳一曲吗？哦，别这么无情！你的晚装可真漂亮！挑华尔兹你高兴吗？我能和你一直跳下去——只和你。你吃过晚饭了吗？”

当安妮渐渐和这个绝妙的舞伴熟悉起来的时候，她起初的紧张便烟消云散了，于是她变得异常高兴起来。

“哦，他真是可爱极了！”她叫嚷着，欢笑着，“我愿一辈子和他跳下去！”

一对又一对的搭档步入舞池，很快屋里跳舞的人们就前前后后包围了这快乐的一对。吉贝站在人群中也笑着，看着自己的杰作，脸上流露出孩童般雅气的喜悦。